

德国 2017—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结构分析

宋全成^{a, b}, 周琦^b

(山东大学 a.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b. 移民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2017—2018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显示, 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为 18.59 万人, 比 2017 年的 22.27 万人下降了 16.52%。从人口的自然结构来看, 与 2017 年相比, 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仍趋向年轻型, 但随着总体性别比的持续下降, 性别结构趋于平衡。从社会结构来看, 2018 年的十大来源国不变, 但排名略有变化, 前三大来源国为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 伊朗上升迅速。在宗教信仰结构上, 与 2017 年相比, 2018 年穆斯林的比例虽然有明显的降低但仍位居第一, 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 与 2017 年一样, 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主要集中在德国西部的非均衡性特征没有发生改变。在处理类别结构上, 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总量仅有 21.69 万份, 比 2017 年减少了 38.65 万份, 下降率达到 64.1%。可以预料,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和规模将日趋减少。

关键词: 德国; 难民人口; 自然结构; 社会结构; 难民庇护申请

中图分类号: K521.5; D81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21)04-0160-13

2015 年欧洲经历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由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导致的局部战争、猖獗的人口走私犯罪以及欧盟内部难以统一的难民政策^①, 2015 年欧洲仅避难申请者的数量就达到了 132 万人, 比此前欧洲历史上最高纪录的 1992 年的 72 万人增加了 83%, 欧洲难民危机由此产生。随着 2016 年欧盟与土耳其难民协议的达成和执行、欧盟成员国难民政策的逐步收紧以及欧盟边境管控的加强^②, 2016 年以来, 入欧难民数量大大减少。与之相适应, 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动态与结构也出现了相应变化。由于德国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 也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目标国家, 因此, 分析 2017—2018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动态结构变化, 对于把握欧洲地区的难民申请者的概况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意义。国际学术界对难民问题的研究或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进行探讨, 如 Martin Moelholm 发表在 *Human Arenas* 的文章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from International Catastrophe to National Political Deadlock”^③; 或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女性难民和庇护申请者在德国的家庭计划需求, 如 Melisa Guelhan Inci, Nadja Kutschke 等发表在 *Reproductive Health* 的文章 “Unmet family planning needs among female?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Germany—is free access

收稿日期: 2020-12-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欧盟的难民危机、移民融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7BMZ091);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项目“当今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2018-GMB-064)

作者简介: 宋全成, 男, 山东青岛人,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 周琦, 女, 山东青岛人,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 结构、成因及影响分析》,《德国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宋全成《2016年欧洲难民危机的新特征及其成因》,《德国研究》2017年第3期。

③ Martin Moelholm,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from International Catastrophe to National Political Deadlock”, *Human Arenas* 2020, 3(3), pp. 368-390.

to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enough? Results of a cross-sectional study”^①; 或者从精神创伤学的角度研究难民的悲伤障碍对其在德国获取居留身份的消极影响,如 Comtesse ,Rosner 发表在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的文章“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among asylum seekers in Germany: the influence of losses and residence status”^②等。但对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2017—2018年份截面数据的比较研究普遍缺乏。国内学术界利用难民数据对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状况进行学术研究的论文,主要有《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和《德国2015—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等少量论文,缺乏有关2017年以后的难民庇护申请者动态变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拟选取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2017—2018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具体数据,运用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德国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动态与结构变化进行跟踪性研究。

一、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比较

人口结构是人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各种自然和社会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状况”^③。其中人口的自然结构包括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身体素质结构。根据数据所呈现的内容,本文主要选取数量、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三个变量作为研究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结构的重要指标。

(一) 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规模比较

研究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类型及每月数量不仅有助于把握难民庇护申请的整体状况,而且能观测到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月度细微变化,从而把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微观新动态。依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数据,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总量、申请类型以及每月的动态变化,见表1。表1的相关数据显示了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总量、申请类型及每月数量,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

1. 在总量上,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有所下降。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为18.59万人,比2017年的22.27万人下降了16.52%。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之所以持续下降,主要在于欧土协议的有效且持续的执行以及德国难民政策的逐步收紧。2017年2月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土耳其进行访问,表示欧盟与土耳其在2016年签订的难民协议要继续执行,并承诺每月接受500名难民。^④同时,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随着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思潮的高涨和反移民、反难民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德国主流政治和社会民众欢迎难民的态度出现转向,难民问题越来越成为德国的一个政治问题,由此导致德国的难民政策日益收紧。2018年3月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正式签署的联合组阁协议中就明确规定,今后德国每年新接受移民或难民数量不超过22万人,部分难民家属来德团聚权利被暂时中止,接收难民的程序将更为严格。^⑤

2. 在申请类型上,2018年首次难民庇护申请占难民庇护申请的比重与2017年相比稳中有降。

① Melisa Guelhan Inci ,Nadja Kutschke ,Sara Nasser ,Sara Alavi ,Ingar Abels ,Christine Kurmeyer ,Jalid Sehoul , “Unmet family planning needs among female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Germany? —is free access to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enough? Results of a cross-sectional study” *Reproductive Health* 2020 ,17(1) ,pp. 65-e15.

② Comtesse ,Rosner ,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among? asylum seekers in Germany: the influence of losses and residence status” ,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2019 ,10(1) .

③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④ 《默克尔:德国每月将接收500名难民》,东方头条, <http://mini.eastday.com/a/170203155456819.html>。

⑤ 新华社《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正式签署联合组阁协议》,大众网,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803/t20180313_17148105.htm。

2017—2018年难民庇护首次申请在申请总量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均超过85%。2017年德国难民庇护首次申请的数量有198317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89.06%;2018年首次申请的数量为161931人,占总量的87.13%。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首次申请在数量上下降了36386人,比重下降了1.93个百分点。

表1 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类型及每月数量表

月份	难民庇护申请每月总量		难民庇护首次申请数量		难民庇护再次申请数量	
	2017	2018	2017	2018	2017	2018
1月	17964	15077	16057	12907	1907	2170
2月	16568	12490	14951	10760	1617	1730
3月	20136	12622	18081	10712	2055	1910
4月	14848	13163	13338	11385	1510	1778
5月	16641	12494	15097	10849	1544	1645
6月	15261	13254	13685	11509	1576	1745
7月	16844	15199	15001	13194	1843	2005
8月	18651	15122	16633	13141	2018	1981
9月	16520	12976	14568	11239	1952	1737
10月	17028	14824	14984	13001	2044	1823
11月	18711	14130	16468	12118	2243	2012
12月	14293	10561	12487	8900	1806	1661
总量	222683	185853	198317	161931	24366	23922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7,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8, S. 15;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9, S. 15。

(二) 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比较

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①。根据德国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我们将难民庇护申请者分为0—16岁的低龄人口、16—60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三组,并以此来分析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对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人口老龄化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性别数据,见表2和表3。

表2 2017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年龄结构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比	女性比
			百分比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4岁以下	46096	23.2%	23823	19.9%	22273	28.4%	51.7%	48.3%
4—6岁	6267	3.2%	3285	2.7%	2982	3.8%	52.4%	47.6%
6—11岁	13834	7.0%	7266	6.1%	6568	8.4%	52.5%	47.5%
11—16岁	11890	6.0%	6768	5.6%	5122	6.5%	56.9%	43.1%
16—18岁	11120	5.6%	8630	7.2%	2490	3.2%	77.6%	22.4%
18—25岁	37385	18.9%	27004	22.5%	10381	13.2%	72.2%	27.8%

①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155页。

续表2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比	女性比
			百分比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25—30岁	22525	11.4%	14979	12.5%	7546	9.6%	66.5%	33.5%
30—35岁	17105	8.6%	10334	8.6%	6771	8.6%	60.4%	39.6%
35—40岁	11862	6.0%	6850	5.7%	5012	6.4%	57.7%	42.3%
40—45岁	7580	3.8%	4268	3.6%	3312	4.2%	56.3%	43.7%
45—50岁	4964	2.5%	2782	2.3%	2182	2.8%	56.0%	44.0%
50—55岁	3066	1.5%	1680	1.4%	1386	1.8%	54.8%	45.2%
55—60岁	2057	1.0%	1037	0.9%	1020	1.3%	50.4%	49.6%
60—65岁	1291	0.7%	646	0.5%	645	0.8%	50.0%	50.0%
65岁以上	1275	0.6%	552	0.5%	723	0.9%	43.3%	56.7%
合计	198317	100.0%	119904	100.0%	78413	100.0%	60.5%	39.5%

注:1.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7* Berlin, 2018, S.24。

2.出于四舍五入原因,各项相加与100%略有偏差。“申请总量”指首次申请总量。因再次申请数量不影响结论,后文若无说明,所有“难民庇护申请”均指难民庇护首次申请。

表3 2018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年龄结构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比	女性比
			百分比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4岁以下	43480	26.9%	22392	24.4%	21088	30.1%	51.5%	48.5%
4—6岁	5241	3.2%	2682	2.9%	2559	3.7%	51.2%	48.8%
6—11岁	12365	7.6%	6453	7.0%	5912	8.4%	52.2%	47.8%
11—16岁	10386	6.4%	5640	6.1%	4746	6.8%	54.3%	45.7%
16—18岁	6826	4.2%	4772	5.2%	2054	2.9%	69.9%	30.1%
18—25岁	24651	15.2%	16317	17.8%	8334	11.9%	66.2%	33.8%
25—30岁	16965	10.5%	10490	11.4%	6475	9.2%	61.8%	38.2%
30—35岁	14060	8.7%	8067	8.8%	5993	8.6%	57.4%	42.6%
35—40岁	10233	6.3%	5593	6.1%	4640	6.6%	54.7%	45.3%
40—45岁	6688	4.1%	3580	3.9%	3108	4.4%	53.5%	46.5%
45—50岁	4543	2.8%	2463	2.7%	2080	3.0%	54.2%	45.8%
50—55岁	2886	1.8%	1551	1.7%	1335	1.9%	53.7%	46.3%
55—60岁	1687	1.0%	882	1.0%	805	1.1%	52.3%	47.7%
60—65岁	1003	0.6%	547	0.6%	456	0.7%	54.5%	45.5%
65岁以上	917	0.6%	425	0.5%	492	0.7%	46.3%	53.7%
合计	161931	100.0%	91854	100.0%	70077	100.0%	56.7%	43.3%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9, S.25。

表2、表3的数据表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趋向年轻化,低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

1.2018年16—60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仍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体,但与2017年相比其总量和比例均有所下降。2017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有劳动适龄人口11.77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的59.33%。2018年的劳动适龄人口为8.85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54.68%。与2017年相比,2018年基本劳动力虽然减少了2.92万人,下降了4.65%,但仍是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主体,对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缓解和劳动力市场的丰富具有重要意义。

2.难民庇护申请者中0—16岁的低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趋向年

轻型。2017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0—16岁低龄人口为7.81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39.37%;2018年此年龄组的人口为7.15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44.14%。相比2017年,2018年低龄人口的数量虽然下降了6615人,但是在比例上增加了4.77%。同时2018年的低龄难民庇护申请者中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有4087人,比2017年的9084人下降了55.01%。低龄人口作为德国未来劳动力的储备军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其中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来说还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的年龄评估。由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将受到更多的庇护和社会福利,还有权接父母赴德团聚,因此有些年轻难民在向德国提出庇护申请时会故意谎报自己的年龄。^①2015—2016年难民的大量涌入在德国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有些年轻难民甚至通过谎报年龄试图逃避犯罪惩罚,因此,德国国内对未成年难民进行医疗年龄测试的呼声很高,但是,一方面这种年龄测试还不具有精确性,另一方面检查的费用也十分昂贵。^②因此,是否应该对在德未成年难民的年龄检查进行严格规定还存在诸多争议。二是对这些未成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登记问题进行评估。2016年上半年有近9000名未成年难民在德国登记后失踪,一些民间组织担心他们会受到犯罪组织的迫害,被迫卖淫、盗窃或充当童工。^③这会影响到这些青少年难民后续接受教育、职业培训等社会融入的机会。^④因此,虽然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低龄人口是德国未来劳动力的重要储备,但首先要解决好低龄人口的年龄检查和登记保护等问题,然后再让他们接受教育和培训,远离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蛊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德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2017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有老龄人口2566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的1.29%;2018年老龄人口的数量下降至1920人,所占比重降为1.19%。由此可见,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老龄人口的总量和比重持续降低,表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一直在向年轻型发展。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状况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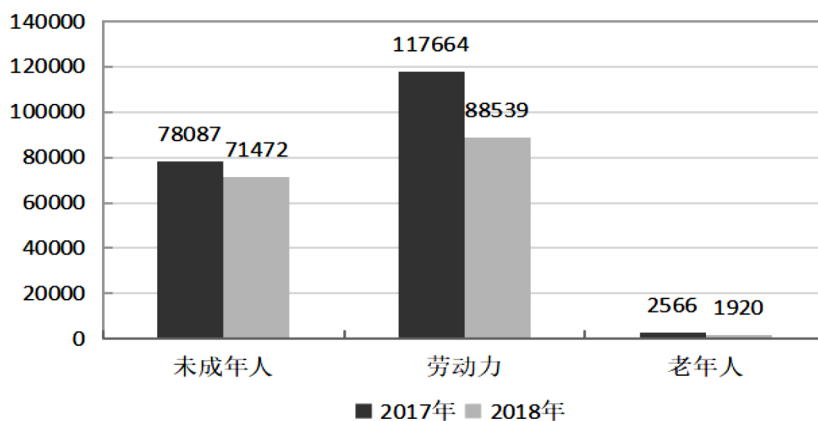


图1 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比较

① 林湑《德国新闻!查!近4成“未成年”难民体检测出谎报年龄,骗吃骗喝还犯罪!》,网易号,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P843B020514B11R.html.

② 《难民真实年龄成谜?德国联邦医师公会拒绝为难民进行医学年龄评估》,新浪新闻,https://news.sina.cn/gj/2018-01-02/detail-ifyqcsft9361886.d.html?pos=3&vt=4.

③ 管克江《德国儿童难民失踪问题令人不安》,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908/c1002-28699824.html.

④ 木槿《德国:孤身未成年难民超过5万 如何融入社会仍是一个谜》,欧洲时报网,http://www.oushinet.com/europe/germany/20161018/244970.html.

(三) 2017—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结构比较

作为社会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口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①,主要通过性别比或者出生婴儿性别比进行测量。性别结构变化和差异的背后反映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两性社会关系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我们将 2015—2018 年四年的性别数据放在一个量表中进行研究,将 2017—2018 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十大来源国及性别比例单独列表。结果发现,难民庇护申请者性别结构失衡的局面迅速缓解。见表 4 和表 5。

表 4 2015—2018 年难民庇护首次申请数量及性别比

年份	难民庇护首次申请数量			性别比
	总量	男性	女性	
2015	441899	305584	136315	224.17
2016	722370	474566	247804	191.51
2017	198317	119904	78413	152.91
2018	161931	91854	70077	131.08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6 S. 22;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7 S. 22;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7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8 S. 24;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9 S. 25。

表 5 2017—2018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十大来源国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2017 年						2018 年					
来源国	总量	男性	%	女性	%	来源国	总量	男性	%	女性	%
叙利亚	48974	24970	51.0	24004	49	叙利亚	44167	21618	48.9	22549	51.1
伊拉克	21930	11670	53.2	10260	46.8	伊拉克	16333	8698	53.3	7635	46.7
阿富汗	16423	10863	66.1	5560	33.9	伊朗	10857	6335	58.3	4522	41.7
厄立特里亚	10226	6913	67.6	3313	32.4	尼日利亚	10168	5415	53.3	4753	46.7
伊朗	8608	5009	58.2	3599	41.8	土耳其	10160	6396	63	3764	37
土耳其	8027	5209	64.9	2818	35.1	阿富汗	9942	5993	60.3	3949	39.7
尼日利亚	7811	4495	57.5	3316	42.5	厄立特里亚	5571	3265	58.6	2306	41.4
索马里	6836	4427	64.8	2409	35.2	索马里	5073	2992	59	2081	41
俄罗斯	4884	2487	50.9	2397	49.1	来源国不明	4220	2452	58.1	1768	41.9
来源国不明	4067	2477	60.9	1590	39.1	俄罗斯	3938	2047	52	1891	48
十国合计	137786	78520	57	59266	43.0	十国合计	120429	65211	54.1	55218	45.9
其他国家	60531	41384	68.4	19147	31.6	其他国家	41502	26643	64.2	14859	35.8
申请总量	198317	119904	60.5	78413	39.5	申请总量	161931	91854	56.7	70077	43.3

注: 1.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7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8 S. 24;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7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9 S. 25; 2. 十国包括“来源国不明”的情况。

①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 183 页。

表4、表5的数据表明:

1. 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总体性别比迅速下降。从2015年到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来看,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下降显著,2015年到2017年下降了71.26个百分点,从2017年到2018年又下降了21.83个百分点,难民庇护申请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2015—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总体性别比情况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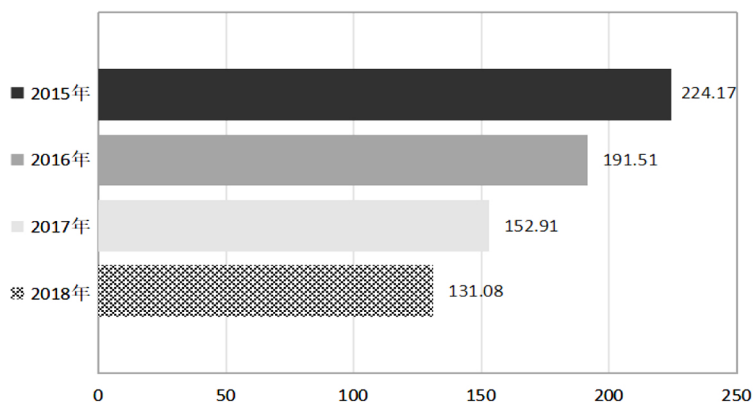


图2 2015—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男女性别比

2. 前十大难民来源国性别比逐年下降,性别结构趋于平衡。2015—2018年随着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和比例逐步增加,来源国的性别比逐年下降,性别结构趋于平衡。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例,2015年性别比达到了282.1和243.3,男女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到2018年分别降至95.9和113.9,在四年间分别下降了186.2个百分点和129.4个百分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1) 从战争到和平的社会背景转变。2015年中东局势更加复杂,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叙利亚内战僵局难破,伊拉克和“伊斯兰国”对峙硝烟四起,同时也门危机使得伊朗和沙特冲突不断。^①由此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国际难民。由于男性难民所具有的较好的身体状况、冒险个性以及伊斯兰教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等,让男性难民的迁移优势更加凸显。到2018年中东局势虽然仍危机四伏,但总体已走向缓和,“伊斯兰国”被消灭,发生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的灾难性冲突也渐趋平息。^②在这种背景下,女性或作为家属移民,或以个人独立身份独立迁徙的情况大量涌现,由此,在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

(2) 难民申请者的举家迁移的比例上升。2015—2018年,中东和北非地区经历了从大规模的战乱动荡到逐渐趋于和平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难民庇护申请者中,家庭化迁移成为在德国避难的新特征。一方面,2015年难民危机中首先迁移到德国的男性在当地建立起来的移民网络链,更利于其妻子、儿女的后续迁移。另一方面,伴随着战火规模的缩小,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家庭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举家前往德国寻求庇护的申请的比例有所增加。这是导致2015—2018年来源国中女性的比例不断上升,难民庇护申请来源国性别结构渐趋平衡的主要原因。

3. 16—35岁的年龄段的性别比差异较大。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16—35岁的性别比失衡特征较为严重。2017年16—18岁、18—25岁、25—30岁、30—35岁的男性占比分别是77.6%、72.2%、66.5%和60.4%。而2018年16—18岁、18—25岁、25—30岁、30—35岁的男性占比分别下降到69.9%、66.2%、61.8%和57.4%。尽管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有所减轻,但依然严重。

^① 丁工:《当前中东局势的新特点及中国的战略应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

^② 曹卫国:《美媒展望2019中东局势:和平曙光初现 新乱局或在酝酿》,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1/02/c_1210028978.htm。

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在于 根据国际迁移的性别类型理论 ,男性国际迁移愿望要强于女性。^① 同时从迁移行动的角度来看 ,与女性相比 ,16—35 岁的男性受婚姻和家庭的制约也更小 ,所以处于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更容易作出迁移行动。

二、2017—2018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分析

“人口的社会结构是人口依据具有社会意义的特征而形成的结构 ,如阶级结构、婚姻结构、家庭结构等。”^②根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数据 ,我们选取了来源国结构、宗教信仰结构、地理空间结构以及处理类别结构四个变量来考察 2017—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

(一) 2017—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结构比较

对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结构进行分析 ,不仅可以了解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地和基本迁移流向 ,而且可以把握难民产生的地区政治因素和难民政策的调整。^③ 从表 6 和表 7 的数据可以看出 ,与 2017 年相比 ,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来源国结构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表 6、表 7 的数据显示:

与 2017 年相比 ,2018 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十大来源国结构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 ,但个别国家的排名有显著变化。2017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十大来源国中排名第一的是叙利亚 48 974 人 ,排名第二的是伊拉克 21 930 人 ,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 16 423 人。2018 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分别以 44 167 人、16 333 人依然稳居第一、第二 ,而第三名变为伊朗 10 857 人。2017—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前三大来源国的国别结构及其变化 ,深刻反映着中东地区复杂的地区因素和国际政治因素在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表 6 2017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来源国结构和宗教信仰结构一览表

国别	总数	宗教信仰类别及比例											
		穆斯林	%	基督徒	%	雅兹迪人	%	无教派	%	印度教	%	其他	%
叙利亚	48974	43620	89.1	1141	2.3	1290	2.6	361	0.7	0	0.0	2562	5.2
伊拉克	21930	9040	41.2	788	3.6	10955	50.0	432	2.0	0	0.0	715	3.3
阿富汗	16423	15116	92.0	428	2.6	1	0.0	200	1.2	134	0.8	544	3.3
厄立特里亚	10226	1251	12.2	8696	85.0	0	0.0	2	0.0	0	0.0	277	2.7
伊朗	8608	2221	25.8	4792	55.7	2	0.0	1232	14.3	4	0.0	357	4.1
土耳其	8027	7520	93.7	57	0.7	117	1.5	175	2.2	0	0.0	158	2.0
尼日利亚	7811	407	5.2	7260	92.9	0	0.0	24	0.3	0	0.0	120	1.5
索马里	6836	6543	95.7	13	0.2	0	0.0	6	0.1	0	0.0	274	4.0
俄罗斯	4884	3734	76.5	841	17.2	167	3.4	60	1.2	0	0.0	82	1.7
来源国不明	4067	3320	81.6	375	9.2	173	4.3	40	1.0	8	0.2	151	3.7
十国合计	137786	92772	67.3	24391	17.7	12705	9.2	2532	1.8	146	0.1	5240	3.8
其他国家	60531	38011	62.8	16469	27.2	578	1.0	1866	3.1	1543	2.5	2064	3.4
申请总量	198317	130783	65.9	40860	20.6	13283	6.7	4398	2.2	1689	0.9	7304	3.7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7*, Berlin, 2018, S. 27。

① 宋全成《2015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德国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②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 7 页。

③ 宋全成《德国 2015—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德国研究》2019 年第 2 期。

表7 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结构和宗教信仰结构一览表

国别	总数	宗教信仰类别及比例											
		穆斯林	%	基督徒	%	雅兹迪人	%	无教派	%	印度教徒	%	其他	%
叙利亚	44167	37257	84.4	786	1.8	669	1.5	341	0.8	0	0.0	5114	11.6
伊拉克	16333	6598	40.4	483	3.0	7769	47.6	347	2.1	0	0.0	1136	7.0
伊朗	10857	2972	27.4	4830	44.5	1	0.0	2406	22.2	0	0.0	648	6.0
尼日利亚	10168	435	4.3	9201	90.5	0	0.0	46	0.5	0	0.0	486	4.8
土耳其	10160	9488	93.4	48	0.5	60	0.6	251	2.5	0	0.0	313	3.1
阿富汗	9942	8509	85.6	327	3.3	0	0.0	279	2.8	97	1.0	730	7.3
厄立特里亚	5571	429	7.7	4603	82.6	0	0.0	5	0.1	0	0.0	534	9.6
索马里	5073	4632	91.3	11	0.2	0	0.0	9	0.2	0	0.0	421	8.3
来源国不明	4220	3492	82.7	206	4.9	79	1.9	30	0.7	11	0.3	402	9.5
俄罗斯	3938	2225	56.5	1323	33.6	103	2.6	66	1.7	0	0.0	221	5.6
十国合计	120429	76037	63.1	21818	18.1	8681	7.2	3780	3.1	108	0.1	10005	8.3
其他国家	41502	22566	54.4	13668	32.9	325	0.8	1603	3.9	954	2.3	2386	5.7
申请总量	161931	98603	60.9	35486	21.9	9006	5.6	5383	3.3	1062	0.7	12391	7.7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9, S. 28。

首先,2017—2018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依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位居第一名和第二名,原因就在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美国介入的叙利亚内战,依然是难民产生的主要因素。叙利亚内战虽然在2018年12月初见和平曙光,但从2017年到2018年由于各方势力的介入,尤其是美俄大国之间的博弈,叙利亚国内依然硝烟弥漫、民不聊生,百万难民散落世界各地。^①同时,2017—2018年伊拉克国内冲突升级,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对抗加剧,由此导致国内安全局势恶化和数以万计的难民源源不断地产生。^②

其次,2018年伊朗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是其上升为难民庇护申请的第三大来源国的主要原因。2018年伊朗经历了从年初国内民生问题引发的骚乱,到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经济制裁,再到因制裁引发的经济危机。^③伊朗面对举步维艰的经济民生问题、孤立无援的国际政治局面以及乱象丛生的地缘环境,极大增加了与美国等国产生军事摩擦的风险,为了躲避可能到来的战乱,越来越多的伊朗国民跨出国境到德国申请难民庇护。

(二) 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比较

“难民的宗教信仰结构不仅折射出难民来源国的宗教信仰状况,也能反映宗教信仰交融或冲突的状况。”^④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2017—2018年难民申请者的来源国和宗教信仰数据(见表6、表7)表明: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依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但有所不同的是,穆斯林难民申请者的比例显著降低,且难民申请者中的穆斯林、基督徒和雅兹迪人的数量均有所减少。

① 《叙利亚 2018: 稳定、僵持和变数》,http://sa.sogou.com/sgsearch/sgs_tc_news.php? tencentdocid = 20190102A1BP9U00&req = y9oSXiTv2VhZ7TKqM5XI3pM-EaeKIDF2sou6BZPZFg = &user_type = 1。

② 王丽影《试析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制约因素: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中东研究》2018年第2期。

③ 潘萌《伊朗 2018: 多事之秋道阻且长》,中东研究通讯,http://sa.sogou.com/sgsearch/sgs_tc_news.php? tencentdocid = 20190101A109K300&req = y9oSXiTv2VhZ7TKqM5XI7icnVZLhATTbd53QYWhibk = &user_type = 1。

④ 宋全成《德国 2015—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德国研究》2019 年第 2 期。

首先,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整体宗教信仰结构没有发生重大改变。2017 年位居宗教信仰结构榜首的是穆斯林 13.08 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 65.9%,位列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基督徒 4.09 万人和雅兹迪人 1.33 万人。2018 年穆斯林以 9.86 万人仍位居第一,但其比例已下降至 60.9%,紧随其后的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数量分别是 3.55 万人和 0.90 万人。由此可以看出,2018 年穆斯林依然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最大群体,主要产生于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尼日利亚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见图 3)。

其次,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雅兹迪教的难民申请者的数量分别减少了 32 180 人、5374 人和 4277 人。这与 2018 年叙利亚国内局势日趋稳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的消亡以及德国难民政策的持续收紧紧密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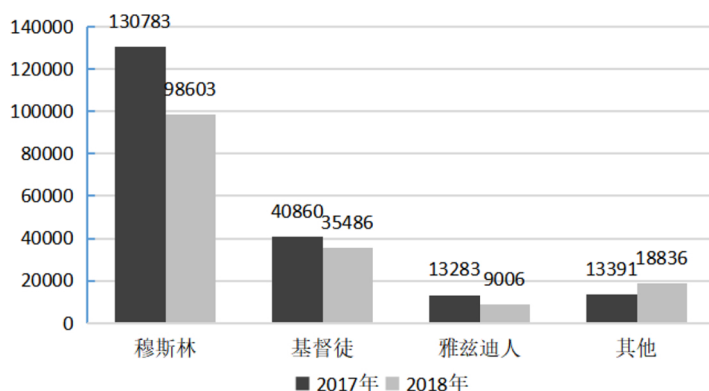


图 3 2017—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

(三) 2017—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地理空间结构比较

“德国政府是按照基于各州前一年的财税、人口等因素的‘柯尼希施泰因配额’在各州进行数量不等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临时安置的。”^①这使得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各联邦州的地理空间分布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征。

表 8 的数据表明,由于 2017—2018 年决定难民分配比例的柯尼希施泰因配额基本没有发生变化,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各州的分布依然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德国经济繁荣的西部五州。2017 年德国西部五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巴登-符腾堡州、下萨克森州、巴伐利亚州、黑森州)共接纳难民庇护申请者 132 494 人,占难民申请总量的 66.81%。2018 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39 579 人、占比 24.44%)、巴登-符腾堡州(16 062 人、占比 9.92%)、下萨克森州(16 848 人、占比 10.40%)、巴伐利亚州(21 911 人、占比 13.53%)和黑森州(12 865 人、占比 7.94%)共接纳了 107 265 人的难民庇护申请,占申请总量的 66.24%。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集中在德国西部各州的非均衡性特征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不同的是,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德国各州难民申请者的数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比例也略有增减,但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变化最为明显,申请量由 2017 年的 53 343 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39 579 人,减少了 13 764 人,比例从 2017 年的 26.89% 下降到 2018 年的 24.44%,下降了 2.46 个百分点。

(四) 2017—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处理类别结构的比较

根据德国难民政策的相关规定,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及各州分支机构在收到难民庇护申请并确

^① 宋全成《德国 2015—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德国研究》2019 年第 2 期。

定由德国受理之后,需要对难民庇护申请者进行个人口头听证,并对其避难申请进行处理。^①处理结果大体分为难民资格、辅助保护、免驱逐、拒绝和其他程序五类,其中前三类给予居留许可,第四类则直接拒绝,需要离境或遣返。^②面对第四类处理结果,“申请者有权上诉到法庭,如果得到支持,则仍可获得避难权,如果遭到驳回,则仍需要离境或遣返”^③。我们在此将2014—2018年的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处理类别结构列表(见表9),以便更清晰地展现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处理类别结构及其变化。

表8 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各州分布数量、比例、柯尼希施泰因配额一览表

德国联邦各州	难民庇护申请总量		所占比例		柯尼希施泰因配额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巴登-符腾堡	21371	16062	10.77618%	9.91904%	12.96662%	13.01651%
巴伐利亚	24243	21911	12.22437%	13.53107%	15.53327%	15.55039%
柏林	9369	8216	4.72425%	5.07377%	5.08324%	5.09267%
勃兰登堡	5547	4679	2.79704%	2.88950%	3.03655%	3.02571%
不来梅	2495	1880	1.25809%	1.16099%	0.95331%	0.95115%
汉堡	4664	4139	2.35179%	2.55603%	2.55752%	2.55847%
黑森	14676	12865	7.40027%	7.94474%	7.39885%	7.36424%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	3954	2828	1.99378%	1.74642%	2.01240%	2.00161%
下萨克森	18861	16848	9.51053%	10.40443%	9.33138%	9.36559%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53343	39579	26.89785%	24.44189%	21.14424%	21.14355%
莱茵兰-普法尔茨	12951	7622	6.53045%	4.70694%	4.83089%	4.83466%
萨尔	3099	2685	1.56265%	1.65811%	1.21111%	1.20344%
萨克森	7389	7561	3.72585%	4.66927%	5.05577%	5.02467%
萨克森-安哈尔特	5118	4283	2.58072%	2.64495%	2.79941%	2.77158%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6084	6475	3.06782%	3.99862%	3.39074%	3.41725%
图林根	5040	4169	2.54139%	2.57455%	2.69470%	2.67851%
所在州不明	113	129	0.05698%	0.07966%		
德国总计	198317	161931	100.0%	100.0%	100.0%	100.0%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7*, Berlin 2018, S. 18;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9, S. 18。

表9的相关数据表明:

1. 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量大幅下降。2016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的规模达到69.57万份,刷新了德国自二战以来的历史纪录。2017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量仍维持在60.34万份的高位上,但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13.27%。而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总量只有21.69万份,比2017年的60.34万份减少了38.65万份,下降率高达64.1%。

2. 与2017年相比,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获得难民、保护和免驱逐身份可以给予居留许可的数量和比例均断崖式下降。2017年德国给予难民庇护申请者居留许可的数量为261542

① 伍慧萍《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的应对与政策调整》,《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② 宋全成《德国2015—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德国研究》2019年第2期。

③ 伍慧萍《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的应对与政策调整》,《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人,占难民申请处理总量的43.36%。2018年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庇护申请数量下降至75 971人,仅占总处理量的35.03%。与此相对应的是,没有获得居留许可或者走其他程序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比例达到64.97%,比2017年的56.64%上升了8.33个百分点。从2017—2018年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庇护申请比例的下降可以看出,随着欢迎难民的民意基础的转变和政府政党的抨击,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持续收紧。^①

3. 与2017年相比,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人数有较大下降,但所占比例大幅度攀升。从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人数来看,2017年有109 479人,到2018年大幅下降到65 507人,减少了43 972人,降幅40.16%。从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比例来看,2017年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比例仅有18.1%,2018年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比例高达30.2%。这也说明,在避难申请者的人数和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人数大幅减少的背景下,被拒的避难申请者只能通过法律程序寻求获得在德国居留许可的一丝渺茫的机会。

表9 德国2014—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结果类别结构一览表

年	总数	难民	比例	保护	比例	免驱逐	比例	拒绝	比例	其他	比例
2014	128911	33310	25.8%	5174	4.0%	2079	1.6%	43018	33.4%	45330	35.2%
2015	282726	137136	48.5%	1707	0.6%	2072	0.7%	91514	32.4%	50297	17.8%
2016	695733	256136	36.8%	153700	22.1%	24084	3.5%	173846	25.0%	87967	12.6%
2017	603428	123909	20.5%	98074	16.3%	39659	6.6%	232307	38.5%	109479	18.1%
2018	216873	41368	19.1%	25055	11.6%	9548	4.4%	75395	34.8%	65507	30.2%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9, S. 52。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分析对比2017年和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简要结论:

从自然结构来看,与2017年相比,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与规模呈继续下降趋势。在申请类型结构上,2018年首次难民庇护申请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比重与2017年相比稳中有降。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高度年轻化,这得益于0—16岁的低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同时16—60岁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与2017年相比虽有下降,但仍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体组成部分。在性别结构上:纵向来看,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的总体性别结构趋于平衡;横向来看,与其他年龄段相比,难民庇护申请者在16—35岁性别比失衡特征仍较为严重。

从社会结构来看,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国别结构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十大来源国不变,但是部分国家的排名略有变化。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依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其中,穆斯林的比例有较为显著的降低,穆斯林、基督徒和雅兹迪人的数量均有所减少。在地理空间分布上,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集中在德国西部各州的非均衡性特征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在处理类别结构上,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总量、获得居留许可的数量和比例均有下降。与2017年相比,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人数有较大下降,但所占比例大幅度攀升。

^①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中的德国难民政策及难民问题应对》,《学海》2016年第4期。

自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欧盟与土耳其难民协议的达成与执行,以及德国难民政策的逐渐收紧,2016年到2019年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总量逐年下降。2019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仅有165 938人,与2018年的185 853相比又下降了10.72%。同时,2019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前两大来源国依然是叙利亚39 270人(23.67%)、伊拉克13 742人(8.28%),但是第三大来源国由2018年的伊朗变为土耳其10 784(6.50%)。^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自2018年以来,土耳其强力介入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武装冲突,不仅造成叙利亚伊德利卜省近90万民众流离失所成为难民,而且造成土耳其境内与叙利亚接壤的库尔德人也沦为难民,远赴欧洲国家特别是到德国申请难民庇护。由此,来自土耳其的难民庇护申请者迅速上升到第三位。

2019年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自土耳其的人数仅有10 784人,因此不足以从根本上对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数越来越少的趋势产生实质性影响。客观来看,欧盟与土耳其签署的难民接纳协议能否严格执行是影响在德国和欧盟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结构的关键因素。尽管收容了近350万名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在2020年2月29日宣布将不再阻止叙利亚难民从希腊进入欧洲^②,以此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向欧盟施压,期望获得欧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支持,但欧盟拒绝将难民问题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截至2020年5月双方仍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可以预料,无论欧盟与土耳其的谈判结果如何,在德国和欧盟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将日趋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像2016年那样有74.55万人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现象将不会重演。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Refugee Asylum Applicants in Germany in 2017–2018

SONG Quan-cheng^{a, b}, ZHOU Qi^b

(a.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 Institute of Migratio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Abstract: Data on German refugee asylum applicants in 2017–2018 shows that refugee asylum applicants in 2018 numbered 185 900, down 16.52% from 222 700 in 2017. In terms of the natural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compared with 2017, the age of refugee asylum applicants in 2018 tended to be younger, but as the overall gender ratio continues to decline, the gender structure tended to be balanced. In term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 top 10 countries of origin in 2018 remained the same. However, the ranking changed slightly, with the top three countries of origin being Syria, Iraq and Iran, and Iran in rapid ascent. In terms of the religious belief structure, the proportion of Muslim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2018, which still ranked first as it did in 2017, followed by Christians and Yazidis. In terms of the geographic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ompared with 2017, the main concentration of refugee asylum applicants in western Germany in 2018 remained unchanged. In terms of the processing category structure, refugee asylum applications only numbered 216 900 in 2018, a decrease of 386 500 or 64.1% from 2017.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refugee asylum applications in Germany are expected to decrease graduall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Germany, refugee population, natural structure, social structure, refugee asylum applications

[责任编辑:陈双燕]

^①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9,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20, S. 21.

^② 高冰冰《土耳其正式“开闸”放难民入欧洲》,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3/02/c_1210496445.htm.